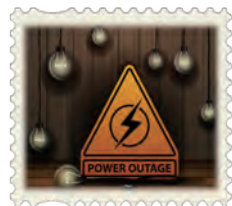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停电之后

□ 蒋霖 (青岛,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)



上午十点钟, 办公室停电了。同事们相顾会心一笑: 倒是暂时不用干活了。而因为停电的关系, 食堂无法供应午餐, 大伙儿遂三三两两搭档外出觅食。单位新址位于老城区的历史街区, 由百年前的老旧里院修旧如旧改造而成, 入驻近一年, 似乎也没听说附近有什么特色美食。和同事转了一圈, 最后选了一家炉包小店。俩人点了十个炉包两碗甜沫, 炉包韭菜肉馅儿, 大肉块, 鲜韭菜, 滋味甚好。于是由衷感慨: 假如不是停电, 食堂顿顿有饭, 想必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光顾这样的小店。

饭后回到办公室, 躺在沙发上晒太阳。正午的阳光透过纱窗洒在人身上, 酥酥麻麻的竟有海滩沙粒的质感——每天上班都

开灯, 险些错过这美好天光, 多亏了这次停电啊。一觉睡醒, 发现还是没电, 办公室里静悄悄的, 同事们遛弯还没回来, 下意识看看办公电话——原来它也断电了, 真是难得的清静。

忽然想起有双坏了的球鞋丢在办公室, 而印象中单位附近的街角有个修鞋的小摊位, 这球鞋, 此时不修更待何时? 守摊的是位老大爷, 正和自己的老哥们儿闲聊, 手里拿着两个罐头。我拎着鞋子, 先扫了一圈这小摊, 问: 大爷, 能扫码吗? 大爷头也没抬: 不能。我有点尴尬, 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大爷衬衫胸口的口袋塞满零钱了。我有点不好意思: 大爷, 没带零钱。大爷抬起头: 你帮我看看, 这两个罐头都是什么。

我接过罐头, 说: 一个是海蟹酱, 一个是对虾酱。大爷问: 过保质期没。我仔细看商标, 答: 都今年产的, 没过期。大爷接回罐头, 塞给自己老哥们: 听见了吧, 真没过期, 都给你。随后又看看我: 鞋子拿过来吧。我把鞋子递过去: 大爷, 鞋头开了, 麻烦给粘一下。大爷看看鞋子, 说: 这个不能粘, 粘了还会开, 我给你缝两针, 以后好好的。我悉听尊便。一分钟后, 鞋子缝好, 黑线粗针脚, 和球鞋颜色一样, 不仔细瞅看不出来。接过鞋子, 我刚想问大爷多少钱, 我去附近小超市兑点零钱给您。大爷挥挥手: 小事儿, 不用了。

我的心里暖暖的, 也在想, 停电了, 能帮助回到“从前慢”的岁月吗?



## 人类有办法对付遗忘吗?

□ 周云龙 (南京, 媒体人)

早上赶地铁, 瞄一眼时钟, 急急忙忙换鞋, 关门, 下楼。一出电梯, 脑子里便开始涌现一串问号: 刚刚, 门关紧了? 会不会反弹开来? 有人进去咋办? 然后, 大脑又不断发出指令: 家里没人, 不能再出洋相! 回去看一眼吧!! 要不一天都不踏实!!!

掉头转身, 按电梯, 上行……

许多次, 我的早间出行都是这样的“开场”。和年轻同事聊天发现, 他们也有过类似的反复“加戏”, 多余担心。人的记忆短路、断片乃至缺损, 会诱发焦虑、烦躁等负面情绪。同时, 也可能催生一种失忆型强迫症: 重复打捞某段记忆, 然后产

生相关联想, 添加种种担心, 进而诱发某些反常行为。

记忆, 曾经是某些人群生存、发展的“一技之长”, 足以维持生计。网络搜索引擎的出现, 替代了许多的死记硬背, 解放了人的大脑。不过, 今天要记的其实更多, 也更难记住。日复一日的海量信息, 只有刻骨铭心、痛如切肤的, 才能被记住, 但亦无法保证记一辈子。

“记住”的难, 意味着“遗忘”的易。失忆, 是失落, 是痛苦。不过, 忘性大的种种表现, 有时比记住更有喜感。看看这些诗: 站了起来 / 我要干吗来着 / 又坐了回去; 紧攥牙签 / 不然就忘了 / 已经吃过

饭……

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遗忘吗? 过去说,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烂笔头, 属于原始、传统的记录方式, 足以应对遗忘。而时代的发展, 给记忆的存储与提取提供了更多便利的方式, 譬如, 智能可视门铃的上市, 可以让人远在天边, 感觉家在眼前, 轻松化解离家之后可能频繁发作的强迫症——从此, 我不再纠结门关了没有。哈哈。

20年前的高考考场上, 考生们曾经一脸懵圈地探讨过一个有些玄幻的话题: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。记忆移植, 需要手术吧, 伤筋动骨, 问题多多。手术, 不如技术。